

蕉

風

本期刊要目

漫談馬華文藝(文藝座談之一)

青申.....(準時入席)蕉窗閑話

西摩馬.....(光榮的馬來家庭)小傳

夫常.....(我該向你學習)詩

陵江.....(風塵三女性)小說

艾蕭.....(小阿飛的懷戀)小說

兮曹.....(謀殺)詩

賣雞蛋(油畫) 鍾泗濱



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出版者：
發行：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C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承印者：
友聯印刷廠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封面插圖..... 鍾泗濱

漫談馬華文藝..... (3)

杜榮、葉綠素、曹兮、常夫、申青、馬摩西、子凡、任重、卿華、湘茵、方天、白蒂等

準時入席 (蕉窗閒話) 申青 (5)

新詩
謀殺..... 曹兮 (16)

我該向你學習..... 常夫 (8)

早晨的陽光..... 陳世能 (8)

在峯巔上..... 溜民 (8)

光榮的馬來家庭 (小傳) 馬摩西 (6)

小品
星星之戀..... 小鳥 (6)

勢利的狗..... 吳勉昌 (14)

一個娘惹的故事..... 湘茵 (18)

小說
風塵三女性..... 江陵 (9)

小阿飛的懷戀..... 蕭艾 (13)

百年前的星洲奴隸市場 (記事) 呂卓 (15)

聰明的龜 (童話) 劉強 (19)

獅子和狐狸 (寓言) 秋雁 (22)

馬六甲公主 (中篇連載歷史小說) 子生 (21)

漫談馬華文藝

— 文藝座談之一 —

小引：在文藝的範圍裏創作與理論應該是並進的，好的創作可以為文藝的道路找到理論的基礎，健全的理論，可以指導創作的方法與路向。目前，馬華文藝正彷彿是一片初墾的新地。寫些什麼？怎樣去寫？都是參加開發這塊新地者所需要探討的。為了集思廣益，本社特於七月廿九日邀請了文藝界二十幾位朋友，在星洲本社址舉行一次文藝座談會。會議採取漫談方式，大家邊喝清茶，邊把每個人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體驗的、所感觸的，種種有關馬華文藝的意見與感想閒話一番。會中，大家推定一位主席主持會議，並指定一位記錄將大家所說的，摘其要點記錄下來，交給本刊發表。這無外是希望：由意見帶來意見，由感想激發感想，經過衆多意見的交流、融會與提煉，為馬華文藝這塊初墾地找到適合其土壤的種子，尋出能滋育這種種子的肥料，以及最良善的培植方法。這一次座談會可算是第一次會議，以後將每月舉行一次到兩次座談，會議的記錄隔期在本刊上發表。盼望未能參加這會的寫作者，以及熱愛文藝的讀者們，也針對每次座談的題目提供意見，大家共動腦筋，為馬華文藝整理出一個健全的而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馬華文藝的發展及其特質

提起馬華文藝，好幾位都說自己是「新客」，不肯先說話，既然要我先說幾句，我也不再推辭，因為總得有人先開口。我到新加坡來也不算很久，不過因為多少年來喜歡文學，所以到此之後，就很留意此地出版的文藝刊物和報紙上的文藝性副刊。後來和文藝界的朋友接觸多了，才知道馬華文藝的發展，在日軍佔領馬來亞以前，只可說是馬華文藝的萌芽時期，日軍佔領期間，根本沒有文藝，那三年多可以說是馬華文藝的真空時期。到了戰爭結束之後，馬華文藝界相當活躍，出版了一些刊物，也出版了一些單行本，這可說是馬華文藝的成長時期。從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六，這十年間的文藝創作方面的收穫，如果有人統計一下，作一番敘述，當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事。記得在戰後不久，文藝界曾發生了一「馬華文

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主張「馬華文藝」的認為馬華文藝應有其獨特性，主張「僑民文藝」的認為馬華文藝只是中國文藝的從屬。這番論爭似乎沒有什麼結果，最後也仍然各是其是。到了近年來，文藝界的意見已經趨向一致，就是認為馬華文藝雖與中國文藝有其血緣的關係，但它應該是有其獨特性的，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應該反映馬來亞的社會，反映馬來亞人的生活。因此，便又產生了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例如：寫些什麼才是馬華文藝？描寫愛情的作品是不是馬華文藝所需要的？這些都是我們應該來探討的。

文藝與馬來亞獨立

文藝與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有把日常所看到、所感到的寫出來的必要。目前馬來亞正走向獨立，文藝寫作者應該暴露舊的，闡揚新的，

應該寫出未來馬來亞的遠景。配合獨立運動，馬華文藝可以找出一條路向。

寫自己要寫的

如果說文藝中有了了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事便算是黃色，這我是不同意的。不過寫戀愛的東西應具有暴露性並且對大眾是有利的。站在文學的立場，作家應寫自己要寫的東西。

文藝與環境

文藝是與環境有關係的。拿星洲來說，它所处的地域環境，是東西的交通孔道；它所處的自然環境是氣候炎熱常年如夏；以社會環境而言，華人來此地雖云是番客，但却又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種都是可以形成馬華文藝特質的東西。例如，在這裏華人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應該是主人之一，但人家却又不承認我們是主人；在爭取獨立中，華人也是很積極的，但是為誰爭取獨立，為什麼爭取獨立呢？這都是華人的痛苦，都是寫作的題材。至於戀愛的東西如果有充實的內容，有教育的意義則可寫，如果是空洞的，無內容的則大可不必寫。

各方面的現實均可寫

文藝是現實性的，各方面的現實都可以寫，只看作者怎樣去表現。作家不應去婚姻讀者，應寫自己所感受所體驗到的東西。愛情故事如果是刻劃人性的，亦可寫。

文藝應促進民族間的了解

與合作

在目前，還有某些華人認為馬來人黑、窮、

葉統素

曹公

常夫

由

懶惰，因此瞧不起馬來人，這便是不了解馬來人，不了解一個民族的自尊心。同樣的，馬來人也有瞧不起華人的心理，雖然馬來亞有三百萬華人，日日與馬來人生活在一起，但大部份馬來人除了覺得華人會做生意、有錢之外，並沒有看到華人的其他優點。大概他們心目中的華人還是「修辦子的華人」，這真是令人不解。同時，華人也沒有積極的使馬來人了解自己。例如：迄今，尙未有華人創辦一個巫文的報章或雜誌，把中國優秀的文化介紹出來，以及把華人對巫人的情感表現出來。希望有一日能把蕉風上的文章用巫文翻譯出來給馬來人看。

子厚

決定文藝的特質是其所代表的精神

「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之爭的主要點，一個是強調以馬來亞人的身份去寫，一個是強調以華僑身份去寫。至於是否一定寫馬來亞東西才算是馬華文藝，這倒也不一定，例如賽珍珠寫「大地」，雖然是寫中國人的事，但我們並不認為它是中國文藝，老舍的「二馬」，是寫發生在倫敦的事情，同樣的我們也不認為它是英國文藝。因為賽珍珠寫「大地」是以英國人的眼睛看中國，老舍寫「二馬」是以中國人的態度寫倫敦。決定一個文藝的還是其所代表的精神。

子孔

給青年人開闢一條路來

我因為編務上的關係，最近看了很多青年學生的作品，一般的水準都不低；只是有一個普遍的可怕傾向，就是大部作品都充滿着傷感、頹喪的調子；而題材也多是回憶、思鄉、懷友之類。這種只向後看，不向前看的現象，反映出青年人找不到一條創作的道路。所以，今日前一輩的作家，應該給青年人開闢出一條路來，並引導他們向着這條路走去。

任

愛情與色情

把凡是涉及男女的東西，便當做是黃色這是錯誤的，因為愛情究竟應與色情分開。

湘

不要無病呻吟

愛情故事可以寫，但要有內容，而不是無病呻吟的。

湘

指出生活方向與創作的深度

華人在馬來亞因其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不同，生活也自然有許多改變，例如在馬來亞的華人都喜歡喝咖啡，有喝咖啡的習慣，而且十家有九家會煮咖啡，在方言方面有閩、粵、潮、客、瓊、巫的混雜，這些生活的不同點，表現在文藝作品裏自然形成一種特色。但是不是寫喝咖啡，吃咖喱雞，便算是馬華文藝呢？我覺得文藝除了表現生活的現象外還要走前一步，便是指出生活的方向。此外，創作文藝僅了解一個問題是不夠的，還要了解生活中一切細小的內容以及它所產生的影響。我會讀過描寫華巫戀愛的悲劇性故事，可說大都是輪廓的素描及問題的提出，但怎樣促成悲劇種種生活的上的細小因素是遺漏了的。這便是作者既不了解巫人生活，也並未了解華人的生活，更不够了解兩者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情形，這樣的創作便缺少了「深度」。要獲得創作的深度，作者一定要更深的體驗生活。「深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方天

描寫愛情的作品並非迫切

需要

關於描寫愛情的作品，在現階段是否需要的問題，我和許多朋友的意見相反，大約是因為寫作的朋友們，大都寫過愛情一類的作品，所以不便有什麼反對的表示。我的意見是否定的，我

覺得愛情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古今中外寫的人實在太多了，實在是一個很陳舊的題目。不錯，在十八世紀歌德寫過「少年維特之煩惱」，在十九世紀福樓拜寫過「包法利夫人」，左拉寫過「娜娜」，這都是世界不朽的名著，不過那是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寫的，而且現實主義作家所表現的也不是為寫愛情而寫愛情。在今天，愛情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可以寫應該寫的題材非常多，為什麼不從生活中發掘更重要的材料，難道說沒有愛情故事作架子，就無法支撐起一篇作品麼？所以我認為描寫愛情的作品並非迫切需要。

杜

馬華文藝的精神是反封建的反殖民地主義的 反種族主義的

我攪文藝多年，對於馬華文藝的問題也摸索了很久。感觸到一個問題，便是我們應該寫喜聞樂見的東西，還是寫習聞常見的問題？如果寫喜聞樂見的東西，當然是讀者所歡迎的，一定有好銷路，但我不願這樣做，如果大家都順從讀者的喜歡去做，那麼更進一步的東西便看不到了。但寫習聞常見的東西，僅僅暴露現實也是不夠的。馬華文藝在本質上還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只看怎樣馬來亞化了罷了。來到馬來亞的華人，有三種心情：一、流落番邦，二、落籍番邦，三、流亡番邦。這三種心情現在都該取消。中國的文藝精神自五四以來是反封建的反帝國主義的，後來封建體制是被推倒了，但還留下了封建的殘餘精神。在馬來亞，反封建依然是文藝中一個重大的題目，但馬來亞的封建殘餘是和洋化精神——也就是殖民地主義，結合成一體的，因此馬華文藝的特殊精神是反封建的，反殖民地主義的，也是反頭家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拿目前獨立聲中出現的種族問題，它又應是反偏狹的種族主義的。希望作家們把習聞常見的東西表現出來變成讀者的喜聞樂見的東西。

白

準時入席

現在一般在請客人時，愛在請箋的時間上加上一個「準」字。例如：準七時開會、準八時入席等等。本來七時開會、八時入席便可以了，不加這個「準」字，是沒有甚麼必要的。其所以非「準」一下不可的原因，無非是強調時間觀念，大有過時不候的意思存在。雖然如此，法理不外人情，華人的人情味向來濃厚，到了開會入席的時間，看看客人還沒有到齊，作主人的總覺得不忍心執行「準」律。如此，「準」字本來很準，但被濃厚的人情味一沖，便變得不準了。請客宴會的目的是聯絡感情，當然要作到賓主盡歡才算合乎理想，入席時零零落落，席中間陸續而來，豈不大煞風景。作主人的爲了避免煞風景，只好自食前言，難得執法如山了。當作座上客，深懂交際術的客人們也都明白箇中三昧，知道一般請箋上「準」字是有其伸縮性的，所謂準八時者，九時差不多也。只有那些初出茅廬的傻瓜，才把表面文章當作實有其事，慌慌忙忙的趕到那裏坐着嗷瓜子喝着清茶，陪着主人恭候理駕。那知三杯清茶下肚，飢腸轆轆，個中滋味，真是哭笑不得。

也有些比較有良心的客人，來得太晚了，看看人們都在等他，覺得不好意思，於是找個藉口，道聲抱歉。或者在眾人面前，故意看看手錶，然後恍然大悟的說：「哎呀！怎麼我的錶竟然慢了一個鐘頭，真是該死該死！」好像這個遲到的過錯應由製造鐘錶的瑞士老關負責，與他毫不相干，他自己仍然是個遵守時間準時而到的人。聰明的主人爲了避免這種情形，最好在請箋上加註「標準時間」，說明所謂七時八時者是指標準時間而言，不是張三家裏的時間，也不是李四手上升的時間。這種認真的作法既符合科學精神，又合乎忠恕之道，比較單用一個「準」字要進步多了。最低限度，也可使製造鐘錶的瑞士老關蒙不白之冤，憑白代人受過。不過，標準時間有時也有問題，是指馬來亞電台廣播的標準時間呢，還是大鐘樓的標準時間？記得抗戰期間曾有過這樣一段可笑的經驗，有一次我到某城市的一間相當著名的大鐘錶店裏去買鐘錶，店員指着牆壁上的掛鐘說：「我們店裏的鐘錶都很準確，和鼓樓的標準時間一秒鐘也不差。」過了幾天，我和幾位朋友到鼓樓上遊玩，正巧碰上正午十二時，鼓樓的更夫在揮起木棒敲擊大鐵鐘，我問他：「你敲鐘的時間是以甚麼爲標準呢？」他毫不猶豫的回答：「我們是根據某某鐘錶店的標準時間。」繞來繞



去，究竟誰的算是標準，真令人啞然失笑。從此以後，我對標準二字開始發生懷疑。如果有人有時間也有興趣對每個標準追根問底的研究一番，相信有許多標準是會站不住的。

爲了實事求是起見，我建議凡是作主人的大可不必打腫了臉充胖子，在這個沒有時間觀念的社會裏，還是少強調時間觀念的好。今後在請箋上乾脆把「準」字抹掉，痛痛快快地書明：「入席時間：約八時左右」，下加兩條附註：一、八時是指某某路某某鐘錶店裏面牆壁上中間掛的那個掛鐘的標準時間；二、準時入席的傻瓜行前請先用點心。

不見棺材不流淚

抗戰初期，武漢合唱團到星馬來，把日本人在國內的燒殺淫掠、慘無人道的許多暴行，用歌與劇表演出來。當時有些人很受感動，激起了國恨家仇。但是也有些人認爲這是國民政府派來的宣傳隊，所表演的只是舞台上的戲劇，根本不可能會是事實。世界上那有這種不合情理的事情，日本人也是兩個眼睛一張嘴的人類，無論如何也難得這樣傷天害理。時間過了沒有多久，不會傷天害理的大日本皇軍進佔了新加坡。爲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在一次檢閱中，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了十萬華人。這時，那些天真的樂觀派才被十萬人的鮮血洗亮了眼睛，開始認識了日本人的真正面孔。

勝利以後，有位逃難到美國的頭家回到星加坡來，剛下飛機，便有人告訴他日本人在星加坡檢閱的慘劇。他聽了以後，冷笑著道：「那裏有這回事？我在美國根本沒有看到這條新聞，簡直是誇大其詞，胡說八道！」後來，他慢慢地發現他的許多親友都看不見了，才默認這件事實，閉口無言。

「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人，有時是够愚蠢、够麻木的，刀子不放在自己的頸子上，不會覺疼；火不燒到自己的手上，不會覺熱。但是，等到親眼看見明晃晃的刀子和熱烘烘的烈火時，想逃避已嫌太遲了。當有人向你講述自己的親身遭遇時，你也許當作是篇傳奇小說，聽得津津有味；也許根本聽不到耳朵裏，認爲是誇大其詞，胡說八道。一旦，臨到你自己作了悲劇的主角，才知道前言不虛，但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前人的經驗，本來可資後人借鏡，他人的痛苦，本來可以預防避免，但是，有些人却不肯接受這些寶貴的教訓，非要親身嚐嚐味道不可。人世間許多大的悲劇、小的悲劇，就是這樣演出的。

馬的榮光來家庭

·西摩馬·

在柔佛新山的海濱，有一所西式的老屋。那屋的主人，全家大小男女十多人，都受過新式的高深教育。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馬來人的典型。他們愛家愛國，尤愛他們每個人天生而完整的頭腦，把它創造成有益人羣社會的知識泉源。

他們的父親，是柔佛的元老重臣；也許是因爲作父親的有培育兒女的毅力和秘訣，使他們都沒有絲毫大少爺的脾氣。通常，一般執務的世家子弟多只知任性揮霍祖先財產，不肯耐心地用功讀書；這家人却成了例外，他們兄弟姊妹，互不示弱，都爭先把自己磨練成有用的人才。

單說在現階段以東姑嗎都拉曼爲首的民選閣員中，他們這家人就出了兩個部長，大哥蘇里曼。難怪馬來人對他們這家人都另眼相看，咸認他們有光宗耀祖的榮譽呢。迷信風水的人，或者要說他們的住家是一塊旺地；重視血緣的人，或者會說他們有良好的遺傳性了。這家人有一種共通的特性，就是他們都喜歡和中國人做朋友。他們的曾祖父會娶華女爲妻，因此他們一家人也有着華族的血統。他們世代都在內心深處，建立起喜愛華人的影子，到了他父親任職柔佛政府部門時，更熱心地幫過許多中國人的忙；凡在當地居住的老一輩華人，都能歷歷如數家珍似地讚美。

我在新山住了三年，初期我所住的屋子，和他家只隔着一個花園，和他們成了和陸相處的鄰居。他們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回教信徒，我常常和他在教堂中相見，他待人和顏悅色，於我的印象良好。這位元老名阿布拉哈曼 (Dato A. Rahman, B. MD. Yasin)，因有功而被柔佛蘇

丹封爲拿督。他自幼即受家庭教育的薰陶，研習馬來文及回教教義，繼考入星洲英華學校，受英文教育。當時馬來人學英語的風氣還沒有打開，他只管創造自己，不問聞外語的非議，幾年後，因勤苦攻讀，名列前茅。畢業後執行律師事務，因辦事認真，富有聲譽，博得柔佛政府英顧問官的賞識，委他擔任秘書處處長，繼調任土地局長；要算是馬來人首先獲得是項職位的第一人。他因工作效率高強，後來又曾擔任財政局長，及麻坡道道尹等職。他在政府機關，先後服務三十餘年，雖已達退休的年齡，戰後，政府仍請他擔任土地及礦產局局長，以及州議會諮詢局議員等。

一九五五年柔佛蘇丹登位六十年的鑽禧紀念，他倡議各民族捐款一座價值三十萬元的大會堂，作發展學術文化的用途，並被選爲該大會堂籌備委員會的主席。這項有價值的倡導，立即得到各方面人士的支持響應。政府捐出了接近王宮的地皮一塊，而所籌基金，也已圓滿完成，本年七月廿六日下午舉行奠基禮，柔佛丹親臨奠基，今後新山人當有一寬暢的集會場所了。僅僅這一個倡議，就可看出他的眼光實在是遠大。

他現時已屆六十的高壽了，但他的精神仍很旺盛，將於本年初前往麥加朝聖，並順道訪問回教國家，以熟習各國的實情，將來歸國，當有莫大的貢獻。

他有子女共九人，最長的四十七歲，最幼的已有二十歲，都受良好的教育。馬來人本有早婚的習慣，但他們一家人却抱定學成業就後才談婚嫁的宗旨。這是他們的家風，就如他們的父親，把積有的私產，都用在教育子女的費用上，有時因爲某子女出洋留學的經費無著，不惜把良田出賣，使他們的學業定期完成，不致中途輟學。

我現時爲要使讀者能明悉他們這家人的學歷起見，無妨逐一地加以介紹：

(一) 長子蘇里曼 (Suleiman bin Abdul Rahman)，已婚，年四十七歲，現任聯邦政府建設及資源部長，前曾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學院

星星之戀

·小鳥·

多年來的我都喜歡看天空中的星星，與星星結了不解緣。當無月之夜，星星們透射出它那晶瑩的光輝，我便留戀戶外，痴對着羣星。

許多的朋友譏笑我，說我這樣多情善感，定是在星夜中有過奇遇，或是有過值得留戀的事情發生，不然怎麼會那樣瘋狂的愛星星呢？我對這些話不加否認，因爲我知道他們是不會相信我的解釋的，他們的成見是那樣的深，解釋也沒有用，還是讓他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但是，不否認也不是辦法，我既然不否認，他們便進一步說我是默認了，一定要我把發生的事情說出來。沒有事情發生，叫我怎樣說呢？因此他們又說我太不坦白了。迫不得已，我只好編一套話對他們說。我說，現在還不能把這件事情說出來，等到時機成熟再告訴他們。我故意弄成很神秘的樣子，弄到他們疑雲密布，多方面去猜度和推測，還說以後要跟踪我的行跡。這是難怪他們的，因爲現在我正是個青春少女，照一般人的眼光來看，一定會有許多羅曼史發生，所以他們便朝這個牛角尖去鑽，而且十分相信他們自己的推測。我看他們實在是太庸人自擾了，有時候便故意弄些值得懷疑的事情來逗弄他們。例如我故意收藏一些粉紅色的信封；或是在星光瀟灑的週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他們便更加肯定萬分相信，我是怎樣怎樣了。於是，我的堂哥們駕車來邀請我去做他們的舞伴，表兄弟來請我看電影，他們爲了知道我是否有了肯

，精於法律，在柔佛執行律師事務多年，繼任柔佛法官，辭職後在峇珠巴轄開設律師事務所，有時能免費代受冤者爭取勝訴，同時對華人的公益事業，亦甚熱心，有華人之友的美譽。他生性誠摯，奉公守法，修養極高，平時喜愛旅行，對海濱的垂釣生活，甚感興趣，故身體非常健壯。當華巫聯盟組成後，他乃致力於華巫的聯絡工作，效果異常良好，故這次全馬議會普選，他由巫統提名為新山區的候選人。當時一般人推測他可能會受到敵對黨候選人拿督翁的阻礙，但事有出人意料不到者，選舉結果，他却擊敗拿督翁，這在宦海中，算得使人稱贊不置的事了。他這次的勝利，雖有巫統撐腰，實際上也是由於他平時深獲人心的緣故。

(二) 伊斯邁醫生 (Dr. Ismail bin Abdul Rahman) 年四十歲，已婚，畢業於澳洲大學醫學院，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於新山開設診所。其個性長於政治，而富有工作效率及政治天才。人們評論東姑鴨都拉曼之所以成功，實因他有幾把好手；伊斯邁要算是其中最機警而有雄才大略的一位。他在新山巫統總部，因成績優良，而有號召力，卒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副主席，坐上爭取國家自由獨立的第二把交椅。你看他的外表，圓圓的面部，晶亮的眼睛和濃厚的眉毛，短小的個子，似乎很有神氣。這次議會普選，他被巫統提名為柔東區——包括哥打丁宜及豐盛港——的候選人，卒獲全勝。繼之聯盟政府組閣，他出任礦業部長，待東姑鴨都拉曼赴英談判成功後，於調整各部門人選時，而被調任工商部長。他一向重視言行相符，也等於說對任何計劃，都求其迅速完成，並非只視為一紙具文而已。他公餘之暇，對攝影甚感興趣，有時也自攝活動影片。他尚年輕，將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正未可限量，他是一個求進步的人，不願把自己關在狹窄的籠裏。

(三) 阿布拉 (Abdullah bin Rahman) 年卅七歲，未婚，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學院，

得律師文憑，最近歸國於新山開設律師事務所。

(四) 亞新 (Mohd. Yasin) 未婚，年卅五歲，畢業於澳洲墨爾本大學文學及經濟兩學系，對經濟學，尤有根底，歸國後，一度任巫統秘書長。繼因陳頑祿爵士，有鑒於馬來人懂經濟學者寥寥若星辰，況將來馬來亞中央銀行成立，亦急需是項專才，乃促他先在銀行實習，以探求實際經驗，因商得印尼駐星銀行同意，在該行預習一年。他長於交際，與各族人的聯絡工作，異常良好。當柔佛州議會選舉，他被選為州議員，及國務院參議，將來更有一條遙長的政治前途，讓他自由地去發展呢。

除了這四男外，還有五女，已全受教育，有的留英，有的留澳洲，全有好學不倦的精神。

(一) 長女名海地澈 (Khatijah bte Abdul Rahman) 年四十四歲，已婚，為一有名的女醫生，相夫教子，有馬來名門女性的風範。

(二) 次女名阿玉涉 (Aisiah) 年三十八歲，精通馬來文學，曾在柔佛海關任職。

(三) 拉斐亞 (Rafiah) 曾畢業於英文師範學院，對教育甚有專長。她是我同學凱瑪倫丁的夫人，現年三十歲，服務於新山英文學校，對教育工作，十分努力。她深感馬來亞的文化落後，實因教育不普及的緣故，所以她獻身於教育，就是要盡她個人的志願。

(四) 四女名祖白玉德 (Zabedah) 未婚，現年二十五歲。前曾在馬大醫學院習醫，惟數度學期考試，均不及格，許多人以為她可能中途輟學，但她仍不灰心，最後畢業考試，成績優良，再赴英深造，遂一帆風順。聞將攻讀倫敦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考試，她的志向，實在遠大。

(五) 花蒂瑪 (Fatimah) 現年二十歲，未婚，正在澳洲墨爾本大學學習家政及社會福利。她感到馬來亞的社會福利工作，實需要大大地改革，才能挽救頹勢，否則將使更多生活困難的人，增加了苦痛。但願她早日學成歸來，貢獻她的專長吧。

定的對象，就笑我什麼時候才請他們喝喜酒，試探我的真情；我只是暗地裏好笑。看見他們那種好笑的態度，我心中想，等我有着那種奇遇的事情發生才去告訴他們吧。我這樣做，自己覺得萬分高興；但另外一方面覺得遺憾的是，有兩個男朋友却與我疏遠了。他們的心情我當然是清楚的，我並不是可惜少了兩個對象，而是覺得無緣無故少了兩個朋友，也不值得。

再說，我為什麼對星星這樣愛戀呢？我愛星星已經很久了，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每逢星夜，我便喜歡躺在祖母的懷抱裏，聽她述說關於星星們的故事，那些故事現在還是那樣深刻的印在我的腦海裏。此外，我常常跟表哥表姐們在星夜裏玩耍。我記得有一回，表哥說我的眼睛好像天上那兩顆特別明亮而大的星星，但是我不知道是那兩顆，表哥拿起我的手，用我的手指那兩顆星星，我不禁大哭起來。因為那時，我聽別人說，如果用手指去指星星的話，手指會彎曲的。因此我害怕得哭了，現在想起來，真是覺得自己幼稚。當天空中佈滿星星時，四野一定是寧靜而安恬的，那時我就好像溶化在星光裏一般，回憶起許多美麗的往事，或是幻想一些更奇妙事情，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我該向你學習

常夫

我該向你學習，
因為你太偉大！

你——

衛道君子，

昨晚上還偷看過

脫衣艷舞，

今天就

道貌岸然的

公開指斥色情文化。

你——

虔誠信徒，

滿口仁慈；

在辭退生病的工人時，

還大談

主耶穌的愛。

你——

教育專家，

編五十多個學生一班，

財源廣進！
辦學方針：
看風轉舵，
時左時右。

你——

清廉正直，

決不貪污；

在「幫忙」人後，

收點禮物

那也是應該。

你——

聰明能幹，

善於處世，

做小職員時，

主張平等、自由、民主；

登龍以後，

便提倡

禮貌、服從、紀律！

你——

時代英雄，

能屈能伸，

需要人時，

裝笑臉陪小心，

就是跪下去也無所謂；
用够了，
一脚踢他個滾蛋，
那也算不了什麼。

總之，你太偉大，

我該向你學習！

早晨的陽光

陳世能

陽光似久別的老友，

今朝來叩你那緊閉的窗。

它從林間，從草地上，

給你帶來了野花的芬芳。

它輕輕地向你呼喚：

「朋友，請打開你的小窗，

讓我進到你的小房，

我帶着金色的希望，

我帶着喜氣洋洋，

我還把歡樂的種子，

播在每個人的心田上，

我驅走昨夜的陰影，

抹去心靈的創傷。

呵，打開你緊閉的窗吧，

讓我作一次心房的探訪。」

在峯巔上

溜民譯

那天，

當宇宙還在熟睡，

濃霧還未消散的霎那，

我偷偷地爬起來，

偷偷地，我一切也不帶，

僅帶着世人的感慨，

世心底騷擾與憂悵，

然後獨自爬上世界的峯巔。

在峯巔上，我要將一切帶來的

世人的感慨，

世人的憂悵與騷擾，

輕輕地，託付給浪遊的天風，

讓天風都將它們帶走，帶走。

在這當兒，

我將歡舞在高岡上，

對着全世界的人們，

拉長我的喉嚨，

引吭歌頌太陽，

歌唱青山，

歌唱遼闊的天空與海洋！



(一)

一艘荷輪從香港載來三名風塵女子，一個是曾經風塵星馬的老牌歌后藍金鶯，一個是風塵妖艷據說會令人銷魂蝕骨的艷星紅蝴蝶，一個是多情多藝人見人愛的人間仙子白茉莉，她們都是仙樂歌舞班老板林大龍重金禮聘來星獻藝的歌舞明星。

如何，她也摸得十分準確。白茉莉與紅蝴蝶是初次來星，一切都還很生疏，

藍金鶯指着東海岸地區的一幢洋房說道：「你們看，那一幢紅瓦頂的洋房就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公館，花錢的大老爺們都在那邊，只要他們高興，咱們就不怕撈不到一萬八千，要是他們不喜歡你呀！連新加坡的自來水你都會覺得是苦的啦！」

「噢！」白茉莉與紅蝴蝶都睜大眼睛向她右手所指之處瞧去，但見那一帶都是洋房，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紅瓦頂的，分不清她所指的究竟是那一幢；不過却把藍金鶯這一番話牢記在心上了。

藍金鶯又指向亞洲大廈左邊的一列高樓大廈說：「這邊就是有名的報館街，大報、小報、中文報、西文報好幾十家，記者好幾百個，都是得罪不得的！」

「爲什麼？」紅蝴蝶漫不經心地說。

「爲什麼？他們高興，可以把你捧成爲東方的珍羅素或是東方的瑪丁嘉露，讓男人們都爲你的風塵妖艷而顛倒！如果不高興，他們會把你

香港當按摩女的那一段光榮歷史從根掘出來！」

紅蝴蝶在上海的時候本是一位頗有幾分名氣的歌星，不幸流落到香港之後，迫於衣食無着，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才不得不淪爲最低賤的按摩女。雖然她的人生哲學一向是只要能混一口飯吃，甚麼都可以出賣；可是低賤的按摩女身份與風塵妖艷的紅歌星兩者之間畢竟差得太遠，爲了要以紅歌星的身份「撈世界」，自然不能讓人家揭破這層。所以她不再逞強表示滿不在乎，心裏決定要約束自己的野馬性格和太過爽直易於得罪人的一張嘴，好好地在那星馬撈一筆，帶回香港養活一家老少。

白茉莉比較年輕、秀麗、嬌小、活潑，在香港的時候也會歷盡滄桑，當過一點鐘五角錢的下等舞女，她仗着一身雪白的肌膚，一雙明亮的眸子，一對頗能逗人喜愛的小酒窩，再加上近月來苦練的幾支新曲來星馬淘金。她的「表哥」新靚仔是當地某粵劇的頭牌紅小生，對於應付記者們的事自然會替她安排，所以她並不覺得對記者們應該特意討好與奉迎。

兩小時後，班主林大龍到船上來接她們，跟他來的是幾位「新聞記者」，還有一位據林老板說是他的拜把兄弟，有名的「公館桌布」，頭家們的幫閒單眼七。一大伙人湧進大餐間坐，先是由一位據說也是林老板的好朋友某小報「攝影記者」替她們分別拍了許多照片，各式各樣的姿態都有。某報娛樂記者對白茉莉似乎是一見鍾情，竟然非常親密地摟着她的柳腰和她合拍一張；白茉莉自然不便拒絕。藍金鶯却拉住林老板和單眼七合拍一張；因爲走公館路線不能沒有單眼七拉牽招引，所以她對這個小流氓特別奉迎。

之後，他們就坐下來喝酒抽煙談天，好讓他們寫些會見記、訪問記、印象記或來星觀感之類的捧場文章。她們雖然還沒有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但照例發表對新加坡的觀感，說什麼熱帶風光如何優美迷人，僑胞如何熱情忠厚，人情風俗又如何淳樸，她們又如何熱愛新加坡等等。最後，照例還要藉記者的筆撒個大謊，說她們都是「小姑居處尚無郎」，要在新加坡找一位終身伴侶，或是說，爲了親愛的廣大觀衆，她們要終身獻身藝術等等。

事實上這是林老板替她們安排的場面，目的在給新加坡人一個最初的好印象。

(二)

抵星後的最初幾日間，她們在林老板和單眼七的陪伴之下到處闖門子。最先是拜訪各大報小報的編輯老爺們，做點買糖果哄小孩的工作，繼則訂期招待記者吃大餐欣賞歌舞，少不了還要贈送幾張入門券和親筆簽名的照片；這一套功夫是擴大宣傳，爲歌舞班的營業着想。另一套功夫是走公館路線，由林老板和單眼七帶着她們上門去結識各式各樣的頭家們。至於

和頭家們結識之後，「前途」如何，可就看看各人的手法和運氣如何了！有的「刮」來滿身珠寶，名利雙收；有的受氣受罪；有的肚子裏多一塊肉，找不到孩子的爸爸；有的從第一流紅星一變而為市儈的黑市姨太太。她們三人的命運現在完全控制在林老板手中。

登台前夕，林老板在公寓裏與她們攤牌。

首先，他以班主的身份說明此次禮聘她們來星獻藝，純粹是爲了藝術。藝術最要緊的是順從觀眾的意思去做，觀眾們喜歡香艷刺激，紅蝴蝶就該大胆暴露，脫得無可再脫；觀眾們喜歡換口味，白茉莉無妨來一套埃及公主出浴；觀眾們不高興藍金鶯過去唱過的陳腔濫調，這一次就得花樣翻新，來一套摩登大烤箱或是現代的潘金蓮與西門慶，不要像過去那麼「正派」。她們三人的「藝術造詣」雖然各有千秋，但都得以順應時代潮流，香艷肉感爲主。他以為獻身藝術自然是不免要犧牲，唯有肯爲藝術而犧牲才說得上是偉大的藝人。

她們吃的是這一行飯，靠的正是出賣色相，多犧牲一點當然亦無所謂。林老板要她們大量犧牲色相來討好觀眾，當然是爲了增加營業收入，但收入也是與她們自身的利益有關的，她們當然不會表示異議。

談到實際應酬問題，却發生了一場小爭執。

林老板說：「你們這一次來新加坡，是遊歷性質，居留期間只有三個月，全是由我担保的。」

「這一層我們都知道。」紅蝴蝶搶先回答。

「你們的行爲全得由我負責，如果有甚麼差錯，我的幾千塊錢保證金就會給政府沒收，這還是小事，以後我就別想在這邊跑碼頭混飯吃，所以對你們的行動不能不約束約束。」林老板的聲音調很嚴厲。

「難道我們會做出違法的事麼？」白茉莉反問道。

「祇怕你們交友不慎。所以今後你們任何實際應酬都必須先得我的允許才行。」

「那樣我們豈不是一點自由都沒有了嗎？」白茉莉再提天真的抗議，一面看看藍金鶯，不料金鶯却一句話也不說。

「你們是我包來的！」林老板答得更不容氣。

「你每個月三百塊錢包我們來賣唱，我們並不賣身，難道我們不能找點外快！」紅蝴蝶也不容氣地頂撞一句。

林老板發出一陣陰險的狂笑，繼續說道：「問題就在這兒，我林某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一點也不含糊。走我的路子交上幾個肯花錢的大頭家，你我都有好處，一切事情我會替你們安排，有甚麼差錯我也相當得起；你們要是自己瞎闖，可別怪我林某不給面子。」

藍金鶯與白茉莉聽了林老板這一段話，心理完全明白林某拿她們當搖錢樹，默默無語。紅蝴蝶却裝聾作癡繼續問道：「我們除了登台演唱之外



，還得做甚麼呢？」

「這——這自然得見機行事，那些地方該去應酬，那些人可以交接，那些關係該搭上線，我自然會隨時指點你們！只要你們聽話，甚麼事都好商量。」

「不過我們也有條件！賣唱不賣身！」白茉莉提出反要求。

林老板又是一陣大笑：「我也不是你們的鴿兒，不過吃這一行飯用不着撇清，大家在香港的情形怎樣，反正是瞎子吃湯團自己心裏有數！」

「只要我們心甘情願，誰也管不着。」紅蝴蝶說。

「這邊的好處比香港多，你們都會心甘情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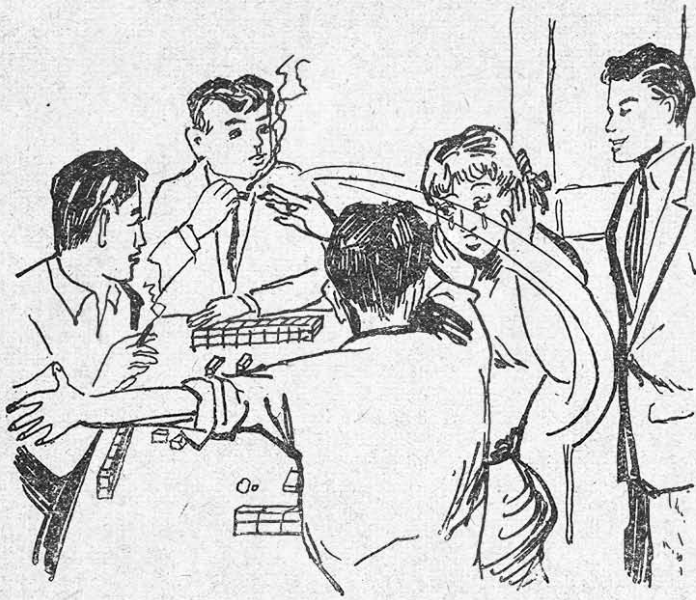
「走着瞧吧！」紅蝴蝶還是悻悻然。

「總而言之，跑碼頭得靠大家通氣，合作，有福共享。如果另有心眼想自己遠走高飛，那時候可別怪我只買一張三等船票送你們回香港。」

這三位風塵女子就在林大龍的控制之下過着雙重性格的生活，一方面在歌舞班登台演唱，報紙上常有她們的新聞、照片、逸事，以及瞎吹亂捧的文章，她們的聲譽日隆，生意場場滿座；另一方面週旋於肯花錢的大頭家們身邊，各人在賭自己的命運。

人間仙子人見人愛的多情離兒白茉莉首先嘗到先苦後甜的滋味。有一晚，某公館的頭家們歡宴來自C埠的大亨丘鐵峇，仙樂歌舞班的幾位娘兒們奉邀作陪，「飲勝」之餘不免要清歌數曲，藉此調頭家們的口味，助助興，娘兒們也得一些打賞，自然不在話下。不料丘鐵峇年近花甲，老興未衰，對白茉莉簡直是一見鍾情，當場吩咐單眼七拉線，約定明晚歌舞班散場之後，接她到勿落酒家宵夜，至於宵夜之後的節目如何，當然是他鐵峇和白茉莉的事。白茉莉她們每晚都有人請宵夜，這次丘老頭的一片癡情，別有用心，在白茉莉却覺得平常得很，當時順口答應下來，事後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況且，她早就和「表哥」新靚仔約好另有玩處，所以翌晚讓丘老一伙兒人在勿落等了許久。這一下，白茉莉闖下了滔天大禍，却還不知道哩！

這事發生的第二天，丘鐵峇憤憤然折返C埠，未完的事交給單眼七料理。所謂未完的事只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白茉莉一定要弄到手，新靚仔該給他一點顏色看。」



單眼七接受這件差事，立刻氣急敗壞地跑到公寓裏找林大龍，添油加醋地嚷道：

「大哥你跑個碼頭，交過三五五岳人物，皆認得清各地的土色吧！」

大龍知道話中有因，立刻陪個笑臉答道：「七弟你我是八拜之交，有甚麼差

錯務請老弟言明，我才有個打算！」

「你們甚麼時候到C埠去？」

「打算在下月初。」

「上上下下的事都打點好了吧！」

「一切當然都得拜託鐵峇老，這一次他來星我還沒有得便請他一餐，我準備過兩天才帶金當她們專誠去拜訪他。」

「我看用不着了吧，鐵老今早已匆匆回去，臨行時交下三百塊錢，要我轉給白茉莉，說是前晚在X公館初次見面，忘記給點見面禮，現在補上啦！至於你們到C埠的事，請你大哥自己打算，他老人家沒有閒功夫管閒事！」

單眼七把三疊紅色老虎紙扔在桌上，林大龍覺得事態十分嚴重，立刻叫白茉莉來問個究竟。

白茉莉承認前晚在X公館陪酒的時候，曾經順口答應丘老先生的約會，可是她以為老人家是和他開玩笑，所以昨晚失約。

林大龍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單眼七却聲色俱厲地嚷道：「鐵爺是C埠坐第一把椅子的人物，那一個跑碼頭的不是靠他高抬貴手混一碗飯吃，你竟然敢把他的約會當成開玩笑，簡直是瞎了眼睛。」

「難道不吃他的宵夜就不行囉？」白茉莉逞強地回答他。

「那當然是你的自由囉！」單眼七冷冷地諷刺一句。

「你為甚麼失約？」林大龍緊接着問道。

「我另有約會！」

「跟誰？」

「跟我的……」

「跟你的妍頭新靚仔去開房間！」單眼七揭穿她的秘密。

林大龍聽到是爲了新靚仔而開罪丘鐵老，正如火上添油，狠狠地白茉莉的嫩臉上掴了一巴掌，粗野地罵道：「媽的，你簡直比臭婊子還下賤！」

白茉莉遭受突如其來的這一巴掌，發瘋似的衝進臥房裏，倒在床上抱頭痛哭。

下午，林大龍找藍金鶯紅蝴蝶兩人詳細說明州府幾個碼頭都得依靠丘鐵峇，就是在新加坡也得對他的朋友們弟兄們客氣三分，現在只有兩條路走，向鐵老陪罪或是回香港，要她們自己選擇。金鶯她們的掘金夢正在開始，自然不願意輕易犧牲。於是白茉莉在她們苦勸之下，也只好忍氣吞聲，答應走第一條路。

就在當天傍晚，林大龍親自送白茉莉到C埠去住了兩天，返星之後，仙樂歌舞班赴C埠登台的事完全準備就緒，白茉莉的手上還多了一顆鑽石戒指。她不但把挨一巴掌的羞辱忘得一乾二淨，而且還對她的「不老的爸

爸」丘鐵峇念念不忘哩！

粵劇班的頭牌小生新靚仔却在白茉莉離星的當天晚上挨人家一頓毒打；至於爲甚麼挨打，林大龍單眼七他們當然是心裏有數。

從此以後，白茉莉便成爲林大龍手下最聽話最柔順的「寶貨」，同時她的聲譽也與日俱增，超過藍金鶯紅蝴蝶，一躍而爲風靡星馬的第一流紅星！

(四)

正因爲白茉莉的聲譽日隆，藍金鶯最感惴惴不安，她很明白現在的白茉莉就是她過去的形像，當她上一次前來星馬的時候，同樣是紅透半升天，整天整夜總有一羣「臭男子」圍繞她，奉迎她，追逐她。當她唱出最拿手的一支「昭君怨」的時候，沒有一個聽衆不是摒住氣息靜聽，也沒有一個聽衆不熱烈鼓掌。可是她的榮耀與地位如今全給白茉莉取而代之，白茉莉就像緊跟在她背後的一陣浪潮，後浪進前浪，一直要迫使她在大海中消逝。

她也明白在肯花錢的頭家們底心裏，她不如白茉莉那末年青，新鮮與清甜，雖然她還是高據首席的老牌歌后，可是喜新厭舊的人怎能喜歡老牌的貨色！她常感到一陣陣自卑與哀怨，她不願意，事實上也不能够，和白茉莉較一日之短長，名譽有關更不能隨便東割西砍。她唯一的希望祇是緊緊抓住曾經爲她顛倒過的一位老頭家張來福，要是他肯花一筆錢讓她寄回香港吊頸嶺木屋區，給她那一位落魄失意窮愁潦倒的丈夫，以及她心愛的一對兒女，她委實願意暫時留在新加坡當張來福的一頭「金絲雀」。可是自甘淪爲人家的黑市姨太太却也沒有那麼簡便啊！

張來福也像所有肯在女人身上花錢的頭家們一樣，喜歡新鮮的肉慾享受。近日來顯然已經對藍金鶯逐漸冷淡，却始終以那一雙貪婪的色狼眼睛瞪住白茉莉，甚且會偷偷地和白茉莉說一些知心話，樂得白茉莉倒在他懷裏撒嬌。這一切看在金鶯眼裏不由得不感到一陣陣哀傷，因爲這是她最後一線希望也將破滅的一種惡兆。

她決心和白茉莉攤牌。

有個下午，她和茉莉關在臥室中談判這件事，金鶯先以柔順的口吻說道：「小妹子你現在正當得意的時候，可會知道有人心裏很難過麼？」

白茉莉天真地搖搖頭。

「我以前也和你現在一樣走紅，可是現在……」

「鶯姐你現在還不是很得聽衆的歡迎嗎？」

「那能比得上你。」

「我也是鶯姐提拔起來的。」

「我不敢這麼說，不過總希望你不要忘記，你最得意的時候就是別人

最痛苦的時候。」

「鶯姐這話怎麼說呢！」白茉莉知道她話中有因。

金鶯深深地嘆一口氣，却轉變話題繼續說道：

「我們跑碼頭混飯吃的歌女全憑一點義氣！」

「是的，鶯姐！」

「自己姐妹只許互相維護，不許扯腿子搗牆眼是嗎？」

「這一點我知道。」

「小妹子你能紅得起來，我不但不會妬忌，而且心裏非常高興，不過

……

金鶯眼裏閃着淚光，茉莉斜靠在沙發上靜聽她繼續說道：「不過我有說不出的苦衷。」

「說罷，鶯姐，你要我替你甚麼我全聽話。」茉莉的態度很誠懇。

金鶯再深深嘆一口氣，才以極度哀傷的聲調急促地說道：「鶯姐走下坡啦！不敢夢想像你一樣有那麼一大羣頭家們都喜歡你，捧着你，纏

着你，讓你隨心所欲要什麼有什麼。鶯姐祇希望不要讓張來福也迷戀你

。」

「他……」

「他是我的人，也是我現在僅有的靠山。」

「我並沒有勾引他。」茉莉爲自己辯白。

「可是他會勾引你哩！」

白茉莉默默無言，她知道張來福原是鶯姐的「人」，她也知道張來福是個出手最慷慨的老頭家，他昨天剛答應送她一條鑲鑽石的項鍊，難道她應該爲鶯姐的緣故拒絕人家的好意嗎？她陷於利慾與情義的矛盾衝突中。

「小妹子你知道我在香港還有老的小的靠我養活，歌舞班的幾百塊錢

包銀够甚麼用！我只能從來福那邊撈一點，你可不能截我的路子。」

「我決不會忘恩負義，鶯姐。」茉莉有幾分感動。

「那麼我希望你和他斷絕往來。」

「……」許久許久，白茉莉回答不上來。

「我懇求你，小妹子。」金鶯緊執着茉莉的雙手，眼淚禁不住簌簌地

往下流。

「……」茉莉也伏在她肩膀上哭泣。

「小妹子你該原諒我，我……我是個苦命人。」

提起苦命人，使白茉莉想起了自己的悲慘身世，過去她也曾經是個名

門閨秀，隨着大時代的轉彎，使她家破人亡，淪爲靠出賣色相爲生的風塵

女子。想到這裏，她不禁淒淒切切地哭着說：「鶯姐，我們都是苦命人

啊！」

（下期續完）

小阿飛的懷戀

蕭艾

橫生是在檳城長大的，近來他父親發覺這孩子漸漸變得有點近似阿飛型了，就心得很。爲了生活的關係，也爲了替孩子換換新環境，兩月前全家搬到峇眼色海來。

檳城的環境太奢侈了，不如這小卜崗質樸。以前橫生的父親給橫生除紅毛冊是有美麗的憧憬的，現在那憧憬雖還沒有幻滅，却轉了念頭，覺得一個華人不認得華文那行？應該先給他打下華文基礎，將來再念洋文不遲。所以，橫生被安置在峇眼色海的萃英小學唸書。

真糟糕！這孩子好像城裏人下鄉一般，有很多委屈。這間小卜崗的華文小學那裏比得上都市的紅毛學堂？他心裏天天在和這太簡陋的學校嘔氣。他原來在紅毛學堂讀五號位，轉來這裏讀高小五年級還跟不上。老師們說他程度不好，頑皮；他在教室外又大大評論老師們土頭土腦。他嫌華文不比洋文好，便讀成了優等又有什麼意思。這攪什子又是進不得衙門的，嚇！紅毛學堂的先那裏會像這裏的先生這樣寒酸？同學那裏會像這裏的同學這樣衣袋不齊不整？

橫生今早剛自學校裏下學，越想越嘔氣。

他覺得以前的一切都比現在好。看這裏的同學像什麼樣子！黃金福斜着半截身兒，靠在椅背上，眼

睛睜得又大又圓，剛才準是跟李木林打過架，他那顴骨頭兒準是被揍了，那部位現在還紅燙燙地。他上課總是斜靠着椅背，把那對又黑又髒的腳鴨兒伸到桌外來，獸獸癡癡地睜着圓眼睛，像在聽書，其實並不；他是級長，倒會裝腔作勢，幫先生的腔叫同學溫習，自己却儘睜着眼睛。而李木林這傢伙呢，約莫十七歲了，却說只有十三歲，頭髮蓬鬆，又瘦又黑，問人家的話時，總挺着胸，眯着眼睛，像要跟人家下不來似的。紅毛學堂就永遠沒有這種角色；人家讀紅毛冊的，頭髮永遠是光光亮亮，衣服乾淨筆挺。嗐，別說他吧。再看張家槐那小鬼，坐得直挺挺的，眼睛比桂圓子還圓，好像在想什麼。人家說他的華文程度好，其實，別說哪吧，糟得很，沒有一次會將紅毛冊一字不錯地讀出來……再看，那個默姑杜寶意，又歡又胖，常常聽了人家半截話兒，就半腰裏笑出來，笑得那樣兀突，又收斂得那樣兀突……檳城讀紅毛冊的，那會像他們這個樣子呢？譬如說，戴意倫這半紅毛孩子，雖說老愛罵人家「峇米」，可是紅毛話總說得挺好。當今說紅毛話說得好的都是了不起的角色，將來一定掙得大錢。細峇的哥哥峇峇紅毛話錢可多哪，一個月八百塊……戴意

倫那小紅毛的衣服也乾淨筆挺，誰像眼前這羣峇米一樣臟塌骯髒呢！

他想，在檳城多好，要是在檳城，這刻便可以跟細峇一起駕單車上紅毛花園溜一趟。細峇駕單車怪有樣兒，一手把住車柄，一手憑空伸過去，潑刺刺地斬着風兒玩。柏油路邊修挺挺的檳榔呀，滴溜溜的椰子呀，熱喘喘的芒膠呀，都呼呼地飛過去，一會兒就在紅毛花園的大草坪上了。於是，細峇準會向地上一躺，唱起剛學上口的洋電影歌曲，嘖哩咕嚕地亂哼一陣，這多麼好，這才是生活。細峇這樣那樣地哼了一會，一定突然翻一個身，抬起頭來粗聲粗氣地問：

「今晚國泰映什麼電影，麗士映什麼電影，你知道嗎？」

不然準是：

「你知道嗎？今午，香港的南蔭隊跟雄鷄隊比足球，我們去看吧。」

看電影和看足球比賽都是一樣有味道。但是中國電影不行，映中國片的小戲院也一樣令人嘔氣。不要說中國片子比不上洋片子的場面大，比不上洋片中的大腿與熱吻，說國語又比不上說紅毛話漂亮，觀眾當中也少臉龐漂亮裝束入時的女郎。還是國泰麗士幾家戲院來得，冷氣設備，大銀幕，真耍得，姑娘們一個一個燙着捲髮，穿得花花豔豔。

他和細峇將進去，對對位子坐下，瑪麗蓮露露在銀幕上扭着屁股嘩嘩啦啦地唱，細峇也忘情地噙着口哨附和起來。看，前排的一個雪加尼姑娘回過頭來了。是誰？正是自家的心肝帶戴蘭絲！戴蘭絲也來哪！這多好，她家裏有風車，準是坐風車來，那風車是一九五五年的福特新型的，既堂皇，又舒適，開起來風馳電掣；自家會跟她並肩兒開過一趟。哎，那時她渾身香極了，那種香水一定是從倫敦祖家買來的，她父親是倫敦人哩，可是母親却是馬來人，講紅毛話蠻漂亮的戴意倫就是她的弟弟。嗐，十足的小鬼，頭皮透了，動輒跟人家下不來，老罵人家峇米，人家得帶他上球場去看踢足球，不然他會一直「峇米」下去……其實，看足球也有味道，幾千個球迷轟雷樣地叫起來啦！一個球兒看看就要飛進球門，可是又給守門的踢回去了！忽地踢回來，又要進球門啦……轟轟地又是一陣叫聲，逗弄得自家的心都跳了起來。戴意倫那小鬼，看得也發呆了，他一回家必找姐姐落力拍演盡情描寫一陣。戴蘭絲一定不理睬他，逕自坐風車上戲院看電影來了，電影演的是美國人的戀愛故事，性感明星瑪麗蓮露露主演，她正在像母貓啼春般扯着喉嚨顫叫，叫得細峇的喉嚨也在發癢，發癢了就

勢利的狗

吳勉昌

夜已那麼深了，我像個吉卜賽人趕着漫長的路，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我加快了腳步向前奔走。突然迷糊中眼前出現了一個黑影。「是鬼？」我疑問。睜大眼仔細看個清楚，呵！原來是個人，是個打扮得很漂亮的人。穿得那麼整齊，西裝，領花，光滑的皮鞋，亮亮的頭髮。而我，則剛打從鐵廠出來，週身油屎，臭汗，赤着腳，穿着破衫爛褲。在這黑暗的夜裏，只有我們兩個匆匆地趕着路，他到哪？我不知道。我打算回家。

走着，走着，偶而在一個轉灣處，飛出了一隻狗，一隻兇惡的黑狗，撲向我來，冷不及防，我倒退了幾步，心在跳動。「喂！朋友，幫忙！」我喊着前面的那個人。但他似乎不曾聽見我的叫聲，仍然趕他的路。「汪汪……汪汪……」兇惡的狗緊緊地撲向我的身邊，張起尖銳鋒利的狗牙，要咬我的腿。「滾！勢利的狗。」隨即順腳踢去。但撲個空，它仍然不顧一切的緊撲過來，好像非咬掉我的一塊肉不甘心似的。「喂！前面有人，肉足肥胖鮮美，爲何不去？偏偏找我這骨瘦如柴的人？」「汪汪……汪汪……」野狗似未聽見我的喊聲，更加重了他的吠叫。我忿怒了，用力在地蹬了幾下；野狗並不懼怕，睜大狗眼，裝腔作勢地耀武揚威。我稍移一步，它趕快追上兩步，把我氣得七竅生烟，真無辦法。「他媽的！老子不是好欺的，你再來，我可不容氣的呀！」我又一脚踢去。野狗趕快退了兩步，眼光光地注視着我：似乎說：「看你走到哪去！」半晌，又再鬆起毛，張起牙，拼命的追趕我。

呵！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想起了手上拿的一磅麵包。於是，我趕快把麵包拋在二十碼遠的地方，野狗發見了，撲了過去，跟着以發亮的眼光呆視了片刻，搖了兩搖尾巴，表示感激之意，不再追我了。我加快了腳步，乘機走開。

勢利的狗，我認識了它的真面目！貪圖小利，原來專向我這類善良的人開刀。「唔！勢利的狗，可惡！」我狠狠地罵道。世界之所以腐敗、黑暗，就是因這類勢利的狗太多了。衣衫襤褸，弱小如我者，受盡他們欺凌侮辱。好在我今晚手上有件麵包，不然的話，唔！得了？我不明白，他爲什麼不敢惹前面的那個人，也許他穿得漂亮，大方，值得勢利的狗搖兩搖尾巴？

叫就唱，唱得多糜肉感。前排的戴蘭絲也許愛聽吧，也許看完了電影，戴蘭絲的風車載了他倆去吃風。要是這刻在檳城，準上她家裏跑一趟，就給她鼓着腮幫兒罵幾句也行，雪加尼姑娘罵人的話總是甜的哪。何況她有風車，風車嘩地一聲上電影院去，……上足球場去。

檳生越越討厭眼前這唐人學堂，越討厭眼前這個小卜崗。噓！還是檳城好，檳城有電影戲，這裏可沒有，檳城有數不盡的風車，一得了空，跟細峇和他的哥哥也好，跟戴蘭絲和她的弟弟也好，坐一趟風車上紅毛花園溜一圈。可是這裏沒有紅毛花園，沒有細峇這麼够活潑的朋友，沒有戴蘭絲這麼可愛的友人。這唐人學堂的一班峇米，上課背書的時候，老是一「這個……這個……」的，嘴巴裏吱吱咕咕，一邊搔着亂蓬蓬的頭髮，一準有甚麼風子在裏邊作怪！紅毛學堂的學生斷不會這樣的。課堂那麼窄，上溫習課時，屋子幾乎給誦讀聲擠破了。這邊靜下去，先生要講書，隔壁課室裏又唱起歌來了。吵得要命，檳城的紅毛學堂那會這樣吵鬧呢？他對父親很反感，覺得父親離開了檳城而跑到峇限色海是一種愚蠢的舉動，他們來這裏好了，爲什麼把他也帶到這兒來呢？

一塊在染缸裏上了顏色的布，再拿出放進另一種顏色的染缸，染來染去，舊色總不易褪盡的，要漂白又怕這塊布快爛了。這是檳生的父親眼前最感尷尬的課題。

大學生生活

◀ 刊月性合綜藝文術學 ▶

大專同學最理想的課外讀物

高中同學最珍貴的升學參攷

社會青年最實惠的進修指導

生活思想 · 專題論述
文藝創作 · 書刊評介
人物介紹 · 學人自述
各地通訊 · 學府風光

經常由教授專家執筆

內容充實 · 風格新穎

花最少的代價得最大的收穫

角三幣叻册每 版出日一月每
司公行發報書聯友：行發總

魯白野先生著的獅城散記中的「奴

隸制度的盛行」一章裏，有着如下的記述：「一八二二年，武義士商人從海外運來了五十名奴隸，便在駐劄官法古哈官邸門前的海墘大草場上公開拍賣。他們還挑選了幾名聰明力壯的青年奴隸，送給法古哈及萊佛士兩人……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奴隸制度盛行在新加坡及馬來亞內地，而且都是很合法的勾當：」

跟着時代潮流的演進，這種慘無人道的制度，已經成爲馬來亞歷史上的陳蹟了。時至今日，又有幾人會想起百多年前的星馬還是奴隸之鄉呢？

筆者現譯的這篇文章是當年萊佛士的文書鴨都拉對其所目擊的奴隸販賣的報導。原文載於「鴨都拉

白傳」(Hikayat Abdullah)中「關於萊佛士氏的讀書室」(Dari Hal

百年前的星洲奴隸市場

Tempat Belajar Tuan Rafles)的最後一段。題目是譯者加上的——譯者。

再說，在武義士 (Raffles) 入船期來臨的某一天，我看見一個武義士人帶着五六十名男女女的奴隸在新加坡埠兜來兜去。他們中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抱着孩子，有的

生着病。那武義士人手中執着一根藤鞭揮趕他們，這邊打打，那邊打打。我走上前去問那武義士人問道：「這些是什麼族人？」他

用手指着說：「這一家人是猛加來 (Manggara) 人，這個是曼達 (Mandar) 人。」

接着又說：「先生，你如果到海上去，那兒還有一艘昨晚剛到的船，那船載來了三四百個奴隸。」我不經意地問他，這個多少錢那

個又多少錢。他說：「這個四十，那個三十

。」後來我就跑開了。

爲了要看看那些奴隸，我第二天清早就到海上去。我一到遠就看見那船上擠滿着奴隸，大約有三百名，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小孩，有一個大腹便便的即將分娩了。我看了她這個樣子，心裏非常憐憫她。過了一會兒，我又看見成百的中國人到來購買，我帶着同情心站在那兒觀看一切。因爲我看到那個懷孕的婦人流着淚珠兒在看我，我也淌出眼淚來。我沉思着，這些是誰的妻子兒女呢？同時又看到這些奴隸們所受到的虐待；奴隸主用椰殼飯餵給他們吃，用竹筒裝水給他們喝，好像是飼養狗似的。

後來我又跑下船去，看到了好些女人，很多都是年青的婦女，有些正開始發育，有

些已經發育成熟，有白的，有黑的，各種各樣的容貌都有，有的不會說馬來話，有些頭髮鬢曲，有些除了牙齒是白的之外，全身都是黑漆漆的，肚子大大而口唇厚厚的。

再說，那奴隸主的行爲好像是不知耻和不畏懼上帝的野獸。他緊密地坐在年青的女奴們身旁，做着那些不應該寫在這本書裏的動作。誰要是想購買的話，都可以解開奴隸們的衣服，以及做出各種令我耻於寫出的動作。奴隸主的行爲真是窮兇極惡了，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我親眼看見當奴隸的孩子哭泣時，他就把他踢得翻筋斗，還用木棒打他的

母親，把她打得滿身腫。由於年青的女奴們比較多人要買，他就給她們一塊布遮身，至於一些年老的和一些有病的，他就不加以

理睬。我所看見最可惡的事，就是將母親賣

給一個人，而又把孩子賣給另外一個人。那末做母親的痛哭起來了，而做孩子的看見母親給人帶走了，也高聲嚎哭起來。當我看到這種情形時，我的心好像給人家割斷了一般。我想，如果我是一個有權勢的人，我一定要懲罰那個罪惡多端的傢伙。還有，那些男性的奴隸好像猴子一樣，一個人一條繩子的被綁着腰際，繩子的另一端被綁在船緣，大便小便就在那裏。因此，船上的臭味令人張不開鼻子。

那次運來的女奴，大多數是峇厘和武義士女人。她們全部被各族人士（不論是中國人，吉寧人，馬來人）買去做老婆，生兒育女，直到今天她們還活着。

也有一些馬來人的船隻從錫克 (Siak) 地方載奴隸到這裏來；他們載來的人數也非常多。這些奴隸都是來自錫克、米南加波 (Minangkabau) 和巴干峇魯 (Pakan Baru) 的內地。

這就是當時的情形，不論是馬六甲還是新加坡，奴隸們和禽獸一般地被販賣着。回到岸上之後，第二天我就把這一切情形告訴萊佛士先生。他答道，這種事情太可惡了，但不会再延續多久了，不久將會被英國廢除，因爲已經有好些人向英國國會控訴，要求制止奴隸的販賣。萊佛士先生又說，不單是這裏才有這類罪惡的事情發生，就是在英國，也有人販賣整船的奴隸；成千成萬的黑奴被運到歐洲當作商品出售。

他又說，假如我們命長的話，我們將可以看到將來所有的奴隸都會變得和我們一樣，成爲自由人。

譯卓呂



夜，荒涼，
太空蒼莽，
大地昏黯。
迷濛細雨似紗，
蒙着世界的臉。我啜泣。
我完畢夜工，
悒悒奔歸窠巢——
是幽僻的福密絲律。
「誰？」我慌忙隱形蹣跚。
不認識，
一片可怕底靜，
頭又縮了進去。
瞬間，
溜出一團奇形黑影——
是蹣跚的，
是敏捷的。
好奇，恐懼……
我悄悄尾隨那東西。
黑影竄向一條污濁的河；
嘩通！

黑影分裂了：
一個隨流而去，
一個匆忙往回走。
雨漸滂沱，
雷轟隆隆着，
夾着一兩道電閃；
光中黑影顯了形：
一個男人，
是他，
二姐夫。
擦！
閃再次劃亮，
他拉低雨帽；
他怕人嗎？
我却怕他！
先到家的是姐夫，
我站在暗處發愣，
心卜卜地跳抖，
我暗忖：
幹什麼？幹什麼？……
發一百廿個疑問，
悶葫蘆解不開，
祇得硬着頭皮，

走向已關緊的門。
「誰？……」
是驚慌的女聲。
「我，弟弟。」
開門的是男的。
「噢，姐夫，你還沒睡？」
這叫做明知故問。
「唔。」哼哼着。
——多難看的鐵青臉孔！
「快去睡吧，辛苦了。」
這是生平少有的溫和，
待我可算破例。
「我炒了一包麵請……」
借故我的目光逡巡了周遭，
不見那女人，
也不見姐姐。
「你姐看半夜場還沒回。」
他明白我的心意，
阻斷我的話。
天！——
可是並未叫出來，
我的手忙阻住我的口，
假打一個呵欠。
「麵，請你吃？」
舉高那包東西，
我擺出一股諂媚；
但渾身直打哆嗦。
「我不餓，你自己吃。」
自己吃？
倘是一隻狗種，
那才吃得下。
一扭身跑上樓，
太慌張，
腦袋撞着自己房間，
那扇反扣的門。
麵吞不進，

覺睡不着，
心兒倒跳得兇。
「弟弟，姐姐給害死了！」
誰？誰？
可怕的聲音，
聲音，聲音，聲音……
在天花板上，
在牆壁上，
在床下，
在耳畔，
在心房……
突然門外有聲，
是篤篤的敲門聲。
完了！姐夫要來對付我？
閉緊眼睛吧，
鼾聲大作，
試試看，
此時惟有裝睡。
門啣的一聲，
我鬚鬚看見：
一個高大的身形，
手臂高揚着，
一把利刃閃耀，
移近，移近……
朝向我的牀。
「啊！——」
……
張大眸子。
什麼也沒有，
鄰家的鷄，
一聲聲長啼，
天快亮了。
「弟弟，姐姐給害死了！」
又是這聲音，
繞迴耳畔，
繞迴腦際，
繞迴……

於是，
再忍不住了，
驕然壯起胆，
悄然拉開門栓，
蹣跚摸到前樓臥室。
門虛掩着，
無燈火，
漆黑，
陰森，
像一個窺窺。
側耳細聽：
一切寂靜，
的答的鐘聲。
「姐——姐。」
我戰戰地低叫。
闕然。
睡熟了？
加強語音：
「姐姐！」
依舊。
再加強：
「姐姐！姐姐！」
無聲無息無影無形，
像地球末日來臨。
「難道真的？……」
我轟然踢開門，
掀開電燈。
呀！
鬼影也無半個；
一根粗繩，
一支尖利匕首，
和幾灘凝結的血漬，
猛猛刺入我眼簾。
「救命呀！殺了人哪！」
我發狂呼喊，
拼命往外跑；
樓梯口，

腳踏了空，
骨軀滾滾下去；
未曾摔死，
昏暈一陣活轉來。
「殺了人哪！救命……」
奮力衝上馬路，
肩膊陡為兩隻大掌捉住。
抬頭一望：
「呵，馬打先生，好，救……」
這才猛感眼前一黑，
翻身撲倒。
×
完全清醒過來時，
×
身在醫院裏。
到處燈光柔和，
原來已是翌日晚間。
值巡護士小姐明媚一笑：
「小弟弟你好了嗎？」
我點點頭：
「我姐姐給害死了！」
她歛了笑，
我嗚嗚哭了。
隔鄰病人有份晚報，
他借給我看看。
「噯呀！
一幀觸目驚心的照片：
三副屍首，兩女一男——
誰？」
姐姐，姐夫和那女人。
黑色的大字標題：
「暴風雨中翻車下河，
人亡財空……」
另一女屍手脚被縛，
同一地點發現。」
我的媽！
這是天意還是巧合？
抑是死鬼姐姐的傑作？
我，我，又要昏了。

一個惹事的姑娘

茵 湘

是午後炎熱的天氣，太陽漸漸西斜，驕陽卻沒有減退；忽然天邊飛來一朵烏雲，日光被遮蔽得陰暗暗的，這是大雨將來的先兆。鄰居T女士快步踏進我家來，跟着是一陣暴雨傾盆般的降下，掩沒了大地的一切音響。

「後邊那個阿舌姊搬走了，昨夜出了事呢！……」T女士原意是跑進來避一下驟雨，這時却和我閒談起來。

對於一位素常沒有往來的女人，我不明白T女士爲什麼這樣若有其事地對我提起，我漫不經意地聽着，正想隨口問她到底出了什麼事，她已接下去說了：

「她的那位不爭氣的弟弟阿峇，夜裏竟悄悄地跨過板壁進房間裏面去跟她胡纏，她抵死不肯，開門拔步出來找她的母親，誰知阿峇却在廚房拿了一把菜刀，嚇得她倆緊關着門，亂喊救命，結果是阿峇的妻醒了起來，把他拖開去……她不知怎麼，今早乘着阿峇出門，就搬走了。今天街頭巷尾，附近的人們，都議論紛紛地傳說着，難道你一些兒沒有聽到？」

「實在不知道，今天我沒有出門，她就是那個嫁給日本人做老婆，養着三四個孩子的女人嗎？」

「就是她，這女人心地不錯，實在有仁義。她嫁給日本人，還是她媽的主意，遠在昭南時期的前一年就出嫁了，她的丈夫在戰前就在坡內開單車店的。」

「那末，她搬到那裏去呢？她的孩子們呢？」

「大概是往朋友的家裏去避避吧，她的三個

兒女都入學了。」

「噢，她太好了，阿峇真是野蠻！阿舌替他討了老婆，生活方面又盡力照顧他，他怎會這樣不知恩義，反而歪纏起來。阿舌雖然不是她媽生的，究竟還是阿姊呀！」

「哼，都是給占碑嬌縱壞了，像他這般行爲，應該報告警察，把他帶去監獄管束管束！」

雨過天晴，對面小丘上的樹木給雨水洒洗得分外蒼翠，幾株高聳雲霄、成行並列的杉樹，傲視着右邊的兩叢筆直的椰樹，微風搖曳，一片綠的景緻；平坦的柏油路上，一塵不染，我不禁在門口徘徊一番，回頭看看庭前幾盆熱帶的花卉，綠裏間紅，點綴得尙算好看。只是阿舌的事，總在我的腦海中繚繞，我再沒有心情欣賞景物，急掩着門，跌坐在沙發上，呆呆地冥想。

我們在這裏卜居之後，我就認識T女士，她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憑着她娘惹的資格，和二十幾年來久住這兒的關係，她知道本地的掌故，詳悉附近四鄰的情形，而我也喜歡入鄉問俗，氣味相投，做起朋友來。彼此雖然不是閩人，不愛饒舌，有時也不免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談起來，在T女士的口中，我知道阿舌的半生景況：

阿舌是潮州人，出生在印尼（當時是荷屬）的占碑地方，不過幾個月大的孩子，便給她在現任的媽養育過來。原因是她媽嫁後十幾年未有生育，丈夫的職業是「水客」，時常不在家，她媽不堪寂寞，所以養她來伴熱鬧。可喜第二年却懷孕了，生下來阿峇。幾年後，他們遷居來新加坡，她媽以爲養了阿舌才招來小弟弟，一向也很愛她，阿舌既不明白自己的身世，向來也就把養父母當作親生父母看待。不久，養父去世，人們因爲她們來自占碑，所以都用地名稱呼她們，叫她媽做占碑嬌。

阿舌生來小巧玲瓏，這是她得名的由來，阿舌就是巫來由話「小」的潮州譯音。阿舌的容貌雖然平常，但是窈窕伶俐，惹人喜愛。十幾歲時

，正如含苞的花朵似的，自有其青春之美，也不知什麼姻緣，和誰的撮合，竟被那單車店的老板——本坡的一名日本商人看中了，十八歲時，便由她媽作主，憑媒嫁給那位日本人爲妻。阿舌說得一口道地的馬來語，那日本人僑居本坡多年，亦會操純熟的本地話，語言上沒有問題，也就不論國籍。到了昭南時期，她的丈夫原是負有使命的活躍人物，他們更加得意，便移居到這幽靜的住宅區來。他們自家住着一間小洋樓，就在T女士的左鄰，另外租賃後面街的一所新製平房，給她媽和弟弟居住，生活費用，完全由她負擔。

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不但不會倚勢凌人，有時一些鄰居們還靠她的福庇。例如：大檢證時候，她幫忙一些鄰人藏身屋裏，緊閉着門不出來，而逃避了大檢證時露宿的種種困難，和莫須有的罪名的危險。而且當混亂時期，夜裏日軍亂打門要索花姑娘時，他們會出來證明附近都是高尙住宅區的良家婦女，因而替鄰人解圍。

在那段黑暗時期，她的生活還算安樂，豐衣足食，生男育女。但光明來臨時，她却遭殃了，她的丈夫和別的日本人一樣的命運，不能倖免的被帶進集中營，解返日本去。她除了得他一些錢銀之外，沒有什麼財產，她爲了節省開銷，帶着兒女和弟弟同住，兩家合作一家，退還洋樓給業主，可惜她不懂得轉租給人，沒有撈得幾千元的「咖啡鏹」。

人類有的是幸災樂禍的心理，加之阿舌的處境又多和人們相反，所以人們對她的同情心很淡薄，甚至於把憎恨日本人的憤怒，移在她身上發洩。她的孩子們也被人歧視，雖然他們以母親的姓爲姓，用的完全是中國人的名字，是馬來籍的土生華僑，但時時有「小雜種」「日本仔」的惡意嘲罵，刺痛了他們無邪的心！而最給她麻煩的却是弟弟阿峇。

阿峇從小因獨子的關係，嬌生慣養，向來又有阿姊的提挈照顧，倚賴成性，游手好閒，不知天高地厚，妄以爲有阿姊的金山可恃，好食懶做



太古時代人類管理一切動物。人類強盛，一切動物俯首帖耳；人類柔弱，猛獸們就互相殘殺，以致樹傾草枯，死亡遍野。最後人類憤極，決計整頓宇內秩序。於是他命令停止戰爭，胆敢違犯者，就用毒矢、網罟、刀槍等對付。野獸們知道人類可畏，不可不服從他的命令，便安份守己起來，除了覓食外，都不敢互相欺侮攻擊。

但是因為數千年來累積下來的相互殘殺的惡習是牢不可破的，所以牠們雖然不敢明目張胆，擅犯典章，而叢林裏面還不免有嘶聲、嗥聲、鳴聲，以及種種喊殺打之聲。

在各動物中，最喜歡安靜的是龜。他自造了一間小宅，負在背上。如果他要避喧囂，立刻縮首入內。龜特別聰明，善於運謀；他外表看來彷彿很天真，其實十分狡猾。

有一天，龜的首領麥氏坐在一棵老棕樹下面的洞口。有大象二十頭，跟着象王拉氏，入林中討論重要事宜。他們吃食的時候，聲聞幾里，走的時候，地震樹搖葉脫。麥氏大憤，出洞罵拉氏道：

「來呀風袋，我有話和你說。」

象曳着他的長鼻答說：「可憐的跣足蝸牛，你真大胆，敢稱我為風袋麼！」

「垂下你荒唐的鼻，」龜說，「我老實告訴你，你的喧鬧比猴子還要刺耳，我不能再忍受了。你快帶你的醜類立刻離開這裏。」

拉氏舉起巨足正要踐踏麥氏，但是麥氏早已見機縮入洞內，所以拉氏撲了一空。麥氏大笑不已。

後來麥氏說：「笨蛋！你不得再觸犯我。這樹底下有蟻山，我和螞蟻素來有交情；你如果再騷擾我，那麼，當你睡着的時候，我要請他們爬上你的鼻，嚼碎你的腦。這樣，你就會神秘地慘死，人類也不會知道；縱或知道了，也不會責罰我。老實說要不怕人類責罰，我老早就公開發你了。」

拉氏聽了，大聲喝道：「你是不是瘋了？像你這樣的小笨物，竟敢和林中的大王相頡頏嗎？——可是講的時候，樣子畏畏縮縮，好像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是個偉大的動物似的。」

龜說：「你的虛榮使你沒有自知之明。其實力的強弱不關體積的大小。我們既然不願意給人類所殺，便不可再專鬥爭。但是你既然不服氣，那麼我就不得不給點顏色你看，以證明你比我弱了。我要和你作拔河角力。你站在岸上，執繩的首端，我在池中，執繩的末端。你如果拉我出水，便算你勝。以百枚香蕉為賭注。」

衆象勸他們的首領不要和龜角力，貶低了自己的聲價，及損喪了自己的權威。但是拉氏受不了這個氣，便接受了自己的挑戰。

麥氏入洞，見他的妻子淚如泉湧；她在洞中竊聽了一切，預料丈夫一定失敗。他的子女也爲了將失去的一百枚香蕉號咷不已。麥氏的弟弟也認爲他的哥哥發瘋了。

麥氏告訴他的弟弟和妻子說，這事毫不足怕，但是他們都不相信。那天晚上一家大小號泣不停。麥氏却在暗中竊笑。

叫他去打工辦事，不到幾個月或幾天的工夫就使着性子跑開了，聲名不好，更加難於找事。阿舌經不了老母的懇求，替他設法參加一間咖啡店的股本兩三百元，讓他得了一個職位。誰知他反以股東自居，隨便支用，染上賭癖，不經意間連股本都花光了，到了主事人不容他亂支時，他又吵鬧着出來。躲在家裏無事，便異想天開，這時不但要阿舌的錢，而且要阿舌的人了。不知什麼念頭，他說阿姊既不是親生的，現在又沒有丈夫，不如就嫁給他，兩全其美。對於這事，阿舌母女都出乎意外的吃驚，不肯答應。阿舌認爲不過是藉此向她榨取錢財，以後可以予取予求罷了；占碑嬪則以爲浪子懷春，男大須婚，假如能夠討得一房好媳婦，也許可以約束這不羈之馬。母女倆計議之後，便對阿峇曉諭一番，要他明白義理，勿生邪念，安份守己，再去咖啡店打工，交換的條件是阿舌替他娶老婆。

經過三番兩次的剝削後，阿舌手裏已經沒有盈餘；但阿舌還算能幹，圖謀得在某英校裏面做賣食物的攤販。家裏又空出一間房間，租給人家，以求開源節流。新婦是明白人，每日替人縫衣。年來阿舌的丈夫也常有信來，再三囑咐阿舌好好培養兒女，不久他會回到馬來亞來。雖然沒有寄錢，但對於阿舌已經是無上的安慰了。

一家的生活費用，都由阿舌負擔，憑她的堅忍奮鬥，勉強尚可維持，只要阿峇相安無事，她是不怕艱苦的。

如今，阿峇竟有這種無恥行爲，他是發瘋了嗎？憑什麼他配和阿舌歪纏？憑什麼他可以提刀威脅？阿舌太可憐了！她要爲那日本丈夫守活寡，還要爲這浪子的阿弟煩惱犧牲！不是爲了老母的緣故，阿舌早就該和阿峇斷絕關係的。

熟帶的娘惹的阿舌，却保有祖國的女兒的好氣質，天性孝義，爲了弟弟，爲了兒女，這樣地忍辱負重！她是能够獨立，能够扶養兒女的，搬走不是更好嗎？何必必要犧牲下去呢？

我默默地爲這善良的娘惹祝福！

角力的消息遍佈林中。第二天下午，池濱異常擁擠，衆鳥棲於樹梢，低枝都被猿猴壓斷，樹下動物排列成陣，象也來了很多，喧雜的聲音，令人欲聾。

虎担任裁判員。他把繩的一端束於象頸，另一端懸於龜頸，然後令衆肅靜，同時宣告大衆角力的規則。他說麥氏可以潛身入水，拉繩三次爲號，那麼象就可以開始拉繩了。

萬事既經準備完妥，拉氏以背向池，而龜就直衝入水，萬目爭看他們活動。萬籟俱寂，就是猿也停啼。繩動三次，象豎立如山，虎掌一揮，象領全力拉繩。

麥氏入水時，潛游到一個深穴。那穴口橫沉着一株巨木。麥氏把繩綁於木身，拉牠三次，然後坐在泥中袖手旁觀。大象用力拉繩，只見繩在水上猛烈顫動，却不能移動一步。大象拚全力掙扎，最後繩斷了，大象跌倒在地，異常慚愧。烏龜急忙仰着半截斷繩，沖出水面。動物們都向烏龜大聲喝采，歡聲雷動。

一切較小動物都跑來向麥氏慶賀，象們趁此溜之大吉。象本是守信的動物，雖然人類禁盜甚嚴，他依舊偷竊了百枚香蕉放在麥氏的洞口。

麥氏既然得到全勝，各動物都來嘲弄衆象。猴子特別喜愛惡作劇，常常譏笑象無用，然後逃入深林；象也對他沒有辦法。但是鱷魚常常與象友好；這是由於一族居水，一族居陸，向來沒有衝突過的緣故，鱷魚的首領丁氏便常爲拉氏抱不平。

麥氏曾誇口說，他的游泳術比全馬來亞任何鱷魚都要高明。丁氏聽見絲不可言，好幾天不吃東西，躺在泥中自言自語道：

「石甲蟲莫不是瘋狂啦！往常我看他游泳異常遲緩，他竟敢大言欺人。」

一天，麥氏在河畔碰着了丁氏，向他問安。他說：「丁君好嗎，你一天比一天胖。你想河中沒有動物可以殺你果腹嗎？像你游得那樣慢，我怕你終有一日不免死於敵人手裏呢！」

丁氏開口笑道：「曲諱的朋友，你的話真有趣。你在陸地上行走已經遲鈍得不可言狀，在水裏自然更加不行，你還敢說我速率不高，實在令人笑掉牙齒。」

麥氏說：「嘻！泥淖的魚，我雖然不敢說我是工於游泳，但是勝你却是有餘裕的。」

丁氏聽罷大笑，但十分心虛。麥氏見了愈加誇大粗鹵地說：「我現在要回家餵我的妻子，但是，回頭要與你決賽，也以百條香蕉做賭注。我天生心腸好，不想在羣衆面前侮辱你。所以這種比賽只可秘密舉行，不要給羣衆看見。」

丁氏低聲笑道：「我在這裏等候你。」那龜搖曳回家去了。丁氏也沉入河底休息，冀蓄實力，以便和龜決賽，但是心中不免深爲不安，怕爲烏龜所敗。

吃畢午飯，麥氏領他的弟弟入林，（他的弟弟狀貌和麥氏常相似。）附耳同他的弟弟說了如此如此。他的弟弟大笑。麥氏說道：「還沒有勝利呢，不可以笑，你要快走，一個鐘頭以後，我將和他決賽。你要深潛水中不要給他看見。」

他的弟弟趕去。麥氏休息一小時後，也到河濱，看見丁氏已在那裏靜候。麥氏對丁氏說：「時候不早，可以就行比賽。決賽的規則則是這樣：第一、誰先達到對岸棕樹那裏，就算勝利。第二、游泳時未達對岸不得伸出水面，誰犯了這種規則，就算失敗。這兩條規則必須先經我們同意，然後才可以舉行比賽。」

丁氏說：「我完全同意，但是比賽怎樣開始呢？」

龜說：「可以由你叫一、二、三，我吃點虧不要緊。」

發號後，丁氏作一深長呼吸，然後埋首力泳，河中的魚，都紛紛走避。麥氏則下沉，假作游泳狀，實在已不聲不響地返回林中，藏匿在那裏窺探結果。丁氏氣吁吁地抵達棕樹邊時，龜已經先一步站在他面前，身上還滴着水。他對丁氏說：「你在水中好久，我還怕你已經淹死了呢！」

丁氏喘得如喘吧一般睜目看着他的敵手，好久說不出話。後來龜說：「你要重新比賽嗎？我想你一定不要了。今天氣候燥熱，我還想游一會。可憐，遲鈍的朋友呀！你休息以後，可以再來對岸，我會在那裏等候你。」話才說完，龜劈拍一聲入水。不久丁氏游過河，龜已坐在岸旁。龜向丁氏說：「你服輸嗎？你怎敢和我比賽。試想想，像你這樣遲鈍，怎能勝我！我想你已經疲乏不堪了。你不必爲那一百條香蕉操心，你如果想偷香蕉，就不得不登陸，不免被人殺死。老實告訴你，拉氏給我的香蕉，我還吃不完呢！願你今夜做好夢。」

丁氏輾轉泥中，憂愁慚愧。麥氏獨入林中等他的弟弟。兩個互相慶賀一番。

幾天以後拉氏和丁氏求龜和他們同居，保護他的生命，免被敵人所侵。麥氏當初不肯，後來決計和象同居林中，命令他的弟弟入水和丁氏同居。因爲魚類比較瓜果繁多，所以水中的龜吃得肥大，變成了鼉鼉類，比林中的龜大好幾倍。到現在還是這樣的。

語絲

李文影

堅強的生命，像一股活泉，充滿着生氣；軟弱的生命，如一口枯井，死氣沈沈。生活之中，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創造。

記起每次失敗的經驗，用來教訓自己，那就好像得到一位良好的導師。

豐富的情感就好像瑰麗的樓台，要是沒有堅強的理智的柱子支持，終會塌下來的。

實踐是最深刻的學習。

評斷一個人的價值，主要的是要看他的實際行動。

最無法彌補的悲哀，就是做錯了事，得不到別人的原諒。



第廿一章 東阿立潛入宮殿

壽桐決定親去會見東阿立，當然書麟也跟着前去。當東阿立起身迎接壽桐時，壽桐很客氣的對他說：「請坐下吧，英雄東阿立。」

東阿立也很有禮貌的對壽桐說：「我十分感謝大人這般優待我，我願竭盡棉力以報大恩。」

壽桐接着說：「據書麟對我說，你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以爭回你的愛人花蒂瑪。」

「是的，大人，我希望我的請求不會失望。」

壽桐聽後，稍一思量，然後緩緩的說：「你要知道，中國一向以友誼對待馬六甲的，所以我們不能做出任何傷害這種友誼的事。我雖然對你個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但是我怎能接受你的要求這般做法呢？」

東阿立接着說：「大人儘可以這般做，中國雖然對馬六甲友好，然而馬六甲蘇丹馬摩沙却每天做出一些反對中國的事。蘇丹已殺了阿梅，祇就這一事說，他已直接侵犯了中國皇土。又如這幾年來，他完

全停止向中國進貢。」

當然，壽桐對於東阿立所說的一切，都知道是事實。同時，他也願幫助東阿立，否則他的計謀又如何獲售呢？

於是壽桐又問：「你希望何種方式的援助呢？」

東阿立說：「我們所需要的是金錢和軍火，其餘的事我們自己會去做。」

「那麼，究竟需要多少錢呢？」

「我們至少需要十萬金元，以及一大批小炮。我們是祇許勝利，不准失敗的。馬六甲本身擁有強厚的武裝配備，所以我們必須有充份的準備。而且，彭亨可能來援助馬六甲，甚至柔佛也會加以援助。」

壽桐聽後，稍加思量就回答說：「既然如此，我將遣派一特使送信給皇上，我將向皇上竭力為你說項，我相信我們是會給你援助的。但是，至少須在一或兩個月後，才能給你答覆。」

不等東阿立再開口，壽桐又接着說：「這期間，你可以利用花蒂瑪探聽官中一切消息，同時，你本

身也得準備妥當以便屆時舉事。」

「但是我怎能會見花蒂瑪呢？」

東阿立說：「我們會替你佈置。」

壽桐對東阿立說後，又對書麟說：「我想你會準備一切的，對嗎？」

「是的，大人，我將以向蘇丹獻禮為名，遣一班人進宮，東阿立可以喬裝婦女混進宮去。」

書麟說出了詭計。

「那就再好沒有了，書麟。」

東阿立知道，這將是他會見花蒂瑪的千載良機，便點首贊成。他對書麟說，他對宮中每一角落都很熟悉。

本來，喬扮入宮去是十分危險的事，但東阿立天生眉清目秀，喬裝起來酷似婦女，因此不會露出破綻。當書麟遣送十餘名婦女攜帶禮物進宮時，東阿立就混在其中，他是個很機敏的人，而且對宮中的門路又極熟悉，所以他混進後不久，就乘機潛入花蒂瑪的寢宮。在他向寢宮前進的中途，曾遭遇到幾個男女，但是由於他將頭巾遮了面的大部份，所以未被人識破。他不愁別的，祇愁花蒂瑪當時不在寢宮，那

就麻煩了。當他抵達寢宮時，門前正有兩個守衛，他為了避免引起兩人的懷疑，祇得硬着頭皮大踏步走進寢宮。

事情很湊巧，當他進入寢宮時，花蒂瑪正和她的親身侍女席坐在地上。她正在沉思着，所以當他出現在她身前時，她似乎吃了一驚。東阿立隨即解開頭巾，露出真面目，花蒂瑪當即認出是他，愈加感到驚奇。

花蒂瑪首先說：「你怎能冒險潛入宮來，那真太危險了。」

東阿立接着說：「危險與否不是我所能顧慮的事，我祇求獲見你一面，或是擁抱你幾秒鐘，就是犧牲也無所謂。」這一對愛人立刻相互熱烈的擁抱起來，幾乎將立在一旁的侍女都忘懷了。

「我們已在準備使你脫離虎口，中國人願意協助我們，沙古爾的隊伍也願為我們作戰。那就是說，我們將造成革命，推翻昏君，以拯救被壓迫的人民大眾。」

東阿立不等花蒂瑪發言就接下去說：「你也必須準備着，我將以一切有關消息報告你。我這次是隨同金龍酒家女侍們混進來的，以後的消息也將由她們傳達給你的。金龍酒家的主人是個非常機敏的人，以後凡是持有我手指上所戴的這一隻戒指的人，就是為我傳達消息的人。花蒂瑪當然認識這戒指，因為這也就是她贈與他的戒指。

花蒂瑪聽後很興奮的說：「好極了，我將等待你來援救我。蘇丹雖然暴戾，但他為了爭取我的愛，

還不敢就傷害我。日久難免發生變故，所以你必须儘可能趕快實行一切計謀，假使我一旦喪失了忍耐心時，我將爲了報仇而不顧一切的刺殺了他，因爲我不慣虛偽做作，忍辱偷生。」

忽然，那侍女奔來報告說：「我聽到宮門外有足步聲，也許是蘇丹來了。」花蒂瑪聽後，立刻命令侍女引導東阿立由寢宮後門潛出，並將他送到廚房前，以便跟隨金龍酒家遣來的一班女侍們出宮。

第廿二章 空前慶典

爲了蘇丹和花蒂瑪的婚禮，馬六甲舉行空前的盛大慶典。蘇丹宮建築物四周，點綴着彩色的旗幟，整個城市也都裝璜一新。不但馬六甲的人民，集中到皇宮附近一帶看熱鬧，就連馬六甲附近五十英里以內的若干隣縣居民，也多趕了來參觀慶典。馬六甲市區內盡是紅男綠女，人如潮湧。

在慶典的節目中，有暹羅擊拳比賽，有摔角表演，有玲瓏舞以及他種遊藝。入晚，全城照耀如同白晝，各方面的表演也更加緊張。

蘇丹也趁這機會，廣闢財源，一切娛樂和飲食場都加徵特別捐稅。最大的財源，當推賭場，蘇丹已於事先造成若干蓬帳，作爲臨時賭場。中國商人李發獲得經營這賭場的專利權，這是他以前十萬金幣（約近一百萬元）的代價獲得的。從慶典開始之日起，這賭場日夜營業，賭徒極衆，很多人就在這賭場中傾家蕩產，可是營業的興隆並不因此

而受絲毫打擊。賭場中雖流弊百出，然而賭徒好似都昏了頭腦，毫不知覺，卒至一個個慘敗得狼狽而歸；勝利者祇是包賭的李發和他的一般助手，尤其是蘇丹馬摩沙不勞而獲，坐享其成。

結婚大典也做得有聲有色。馬摩沙和皇后花蒂瑪坐在皇宮大廳的中央，受所有大小朝臣和高貴市民們拜祝。祇是這一節目，就耗費了幾小時的光陰。拜祝之後，就是盛大遊行，尤其是馬六甲歷史上空前未見的，就是花蒂瑪也隨同蘇丹高坐在象背上遊行，這是蘇丹表示對花蒂瑪的愛呢，還是表示他戰勝了總理大臣，而向擁戴總理大臣的一

般臣民示威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除了蘇丹和皇后同乘一巨象遊行外，很多朝臣和皇親國戚，也都參加在遊行隊伍中。大臣和王子們，也分乘兩巨象尾隨蘇丹之後；當然，遊行隊伍中，還參雜着各種音樂隊和一些化裝表演節目。這的確是個空前絕後的盛大遊行，萬人空巷，爭看蘇丹后。由皇宮出發，經過大橋，直達回教寺，蘇丹和后入寺祈禱上蒼祝福他們，並保佑馬六甲國泰民安。

可是，葡國艦隊已於一五二一年五月二日由印度出發，向馬六甲進軍。總司令阿布奎克率領十九艘巨船組成的艦隊，裝運八百六十名葡軍和六百名印軍，配備着充足的軍火，和犀利的武器，準備以全力進擊馬六甲。

當葡艦隊抵達馬六甲港外時，馬摩沙立派使臣謁見阿布奎克，邀他登陸作和平的協商。馬摩沙的使臣並謊騙阿布奎克說，馬摩沙已將勸諫反葡總理大臣處死，葡將史奎拉艦隊的被襲擊，就是總理大臣的詭計。可是阿布奎克早已獲得情報，知道總理大臣是爲忠諫馬摩沙，和拒絕將花蒂瑪嫁與蘇丹的緣故，被構陷下獄而自殺的；攻擊史奎拉艦隊的主謀者，也不是總理大臣。所以阿布奎克拒絕蘇丹的邀請，同時反要蘇丹親到旗艦中談判。

獅子和狐狸

秋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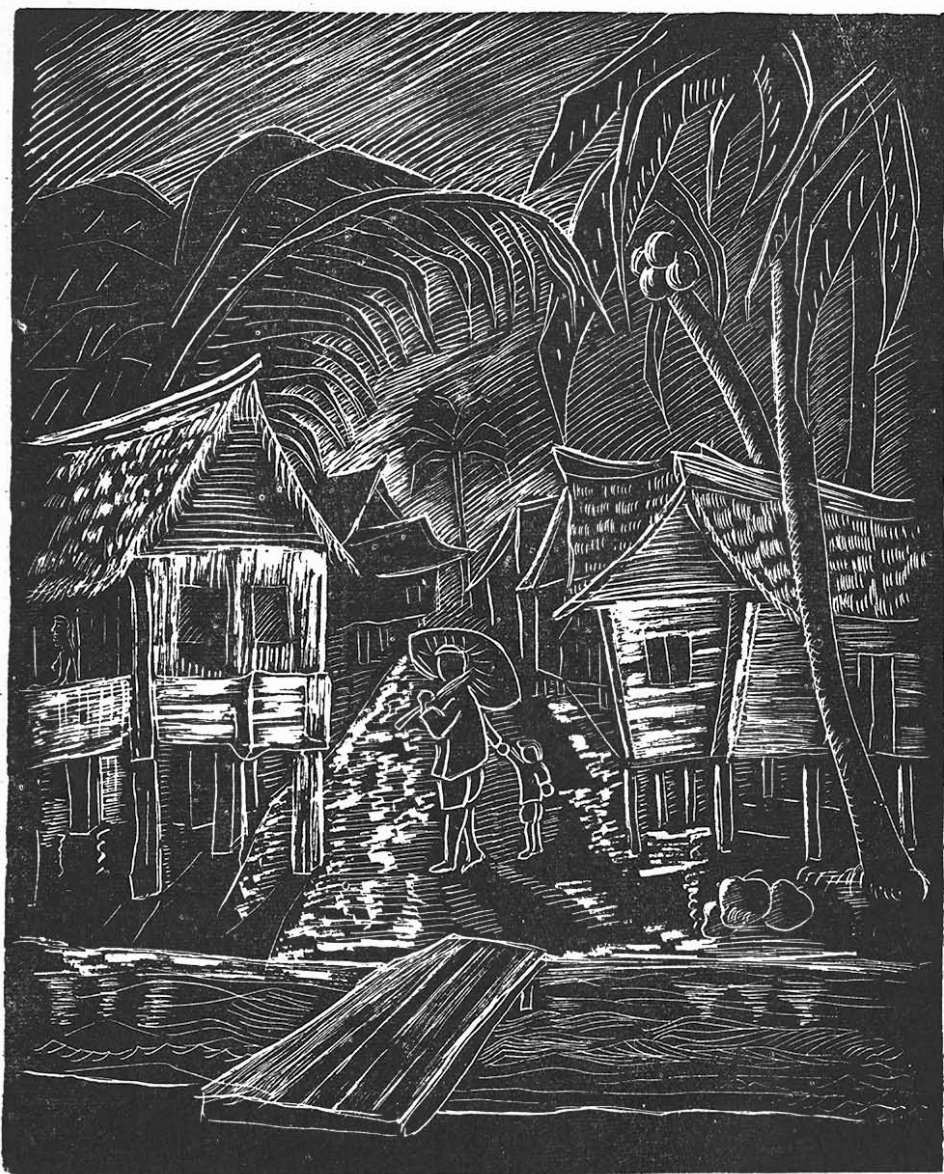
獅子因爲殘暴兇猛，作了森林之王。

狐狸想博得獅子的歡心，常常爲獅子當跑腿，出計策陷害其他獸類；牠因爲獲得獅子的寵愛，便在獸羣中耀武揚威，常常威脅其他的野獸。因此野獸們都切齒痛恨牠，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天，野獸們集會討論對付狐狸的方法，正在討論的時候，忽然狐狸從草叢中跳了出來，好笑道：「好，你們居然敢議論我是非，哼！讓我到王那兒告你們一狀，說你們非法集會，哈哈！」說罷揚長而去。

野獸們都驚惶失措，紛紛想趕快逃命，但聰明的刺蝟却很鎮定，他說：「現在如果我們只顧自己逃命，一定一個一個被消滅，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於是，他提出一個很好的辦法，大家聽了都很贊同。

過了些時，遠方傳來陣陣的吼聲。要是平時牠們聽到這種吼聲，早已各自逃去了；但是今天牠們却不以爲意的坐着。一會兒狐狸帶着獅子出現了，這時野獸們都裝成很悲哀的樣子哭着，等到獅子行近後，牠們一齊含着眼淚跪在地上說道：「我的王呵！我們早上聽見您老人家逝世的消息，所以剛才我們爲您開追悼會。可是您老人家還是健在，這是奴隸們的錯，請您老人家饒恕我們吧！」獅子聽了便暴怒咆哮道：「飯桶們！這是誰捏造的謠言，告訴我！我要將那傢伙撕成碎片！」野獸們見牠發怒，便假裝害怕地伏着，獅子見牠們不說話，更怒起來大聲怒吼着，附近的山谷都起了回音。野獸們看見時機已到，便假裝戰戰兢兢的說道：「王呀！這是您的使臣狐狸告訴我們的。」獅子聽了憤怒地回頭找帶路的狐狸，狐狸知道不妙，正想逃避；可是獅子大吼一聲跳上前去，捉住狐狸，把牠撕成了碎片，才憤怒地走了回去。



玉龍陳

(刻版) 光風來馬



本期發表的「漫談馬華文藝」是本刊所邀請的一次文藝座談會的記錄。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馬華作家們對當前馬華文藝的意見。如該記錄的小引所說，文藝座談會是要經常舉行的，而且會議的紀錄將隔期在本刊發表。「馬華文藝」這個題目雖曾經過文藝界一再的討論，但並不能說已經激起了廣泛的注意與重視。通過這個座談會，本刊希望能把這個題目帶到更多人的面前，希望有更多的人熱心地來參加探討。

蕉風第十九期，大家是讀到的了，盼望讀者們對本刊擴大開本後的內容與編排形式提供意見，以資本刊參考。

本刊以往以掛號信寄發稿費，常時遭遇到無人簽收而退回的情形。這原因不外三點：一、作者的地址更動，但未及時通知；二、來稿上的地址謄寫得未够詳明，以致發生誤會；三、來稿上未具真實姓名，因此信件到達時，如湊巧原作者不在，其親友因不詳內情不敢冒然代為簽收。為了避免浪費人力、時間及郵費，我們再次籲請大家投稿時務必詳細聲明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如地址更動亦請早日通知。倘文稿發表後一月，仍未收到稿費，可來函本社問詢。

此外，黃宇宙、堅兵、何人、迅基、小玲、李紀文、筆心、鍾源心、斯尊叢諸文友，請速示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以便補發稿費。

最適用最經濟的國文教材

友聯活葉文選

甲集	一元三角	丁集	一元三角	子集	一元八角
乙集	一元三角五	戊集	一元七角	丑集	一元九角
丙集	一元三角	己集	一元六角	寅集	一元三角
				卯集	一元二角

(以上價目均以叻幣計算)

發行者：叻、隆、怡、慎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〇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三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O. Box 2034